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五代史盧文進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飲啖過人望之偉如也少事劉守光爲騎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遥授壽州刺史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于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

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五代史初莊宗得山後八軍以愛弟存矩爲新州團練使以總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于莘縣命存矩于山後召募勁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鬻牛十頭易馬一匹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百騎令文進將之與存矩俱行至祁溝關軍士聚謀曰我輩邊人棄父母妻子爲他血戰千里送死固不能也衆曰擁盧將軍卻還新州據城自戰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揮戈趣傳舍害存矩于檻下文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環尸而泣曰此輩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見王因爲亂軍所擁反攻新州不克又攻武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討文進遂奔契丹僞命爲幽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別爲營寨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師歲至驅擄數州士女敎其織紝工作中國所爲者悉備契丹所以彊盛者得文進之故也同

光之世爲患光深文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鳥擊獸搏倏來忽往燕趙諸州荆榛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糧車然猶爲寇所鈔奔命不暇皆文進導之也　稽神錄盧文進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絶塞射獵以給軍食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粲然衆皆懼捕得蕃人問之乃所謂笪卻日也此地以爲常尋當復矣頃之乃明日猶午也又云常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于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粲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謂之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常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甚喜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鎭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鎭昭義徙安遠　五代史及明宗卽位之明年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衆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提衡羣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于

豺狼聚賦歛則貪盈于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即拋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鴈塞徒向日以傾心一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季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淸明在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天幸有路朝宗便盱歸心祇同旦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離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云泊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歲餘移鎭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出鎭潞州擒奸恤隱甚獲當時之譽淸泰中改安州節度使玉堂閒話天成年盧文進鎭鄧因出城賓從偕至舍人韋吉亦被召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東西馳桑林之中被橫枝胥挂巾冠露禿而奔突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瘋鼻上瘡疹而黑臥于道周幕客無不笑者從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占一韻而賦之賦頭云當其廳子潛窺衙官共看謹呼于麥壠之東偃仆于桑林之畔藍攙鼻孔眞同生鐵之椎硯甸骷髏宛是熟銅之鑵餘不記之聞之者無不解頤

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

殺其將軍司馬焉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于李昪昪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昪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九國志吳盧文進遷潤州節度城中火救之不息文進怒自出州門使召馬步使將斬之聲至火郎滅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敎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敎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

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
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
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五代史及高祖即位與契丹敦好文進嘗背契丹居
不自安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馬馮知兆節度
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衆渡淮奔于金陵李昪待之尤
重僞命爲宣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　馬令南唐書初
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壍一躍而出　明日視之乃郡
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虵徑至座
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
終無挫衂焉　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
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
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爲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虜公
主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
且本燕人倘氣不能屈于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
爲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州近
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
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

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傔卒馬延己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寃指延己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己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契丹國志盧文進字大用幽州范陽人也文進以身長七尺偉儀容守光與晉王搆怨時晉王遣周德威攻幽州文進以騎先降拜蔚州刺史是時李存矩統山後入軍州爲新州團練使晉王時在河上與劉鄩血戰會新州兵存矩一募山後勁兵數千人驍勇難制又課民出馬以十牛易一馬怨之入骨山後兵又憚遠行至祁溝聚謀作亂文進有女少而豔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不敢違而心常內愧因與亂軍殺存矩攻新州不克遂帥其衆奔于契丹後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圍城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爲幽州節度使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在新州歲歲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剽奪無有寧歲幽瀛涿莫

間常被其患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
由此益强南兵屯涿州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界
堠常苦鈔奪爲邊患者十餘年皆文進所爲也後奔南
唐初文進之攻新州不克夜走壁塹一躍而出明日視
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絶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常有大蛇
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往
來南北無挫衄焉論曰皇運將傾則大盜移國狂謀未
敗則桀猾不亡求之五代盧文進其人歟方其自負龍
蛇之異敗亂南北之間見其不敗者謂之智考其成敗
則謂之天饋運可掠也惠彼戎車之膏燕地可取也痛
哉肝腦之血此感今懷古之
士覩之未有不爲之慨然者

李金全其先出于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
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
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
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

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鎭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

五代史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豎也其先出于吐谷渾金全驍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卽位連典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鎭數年以掊斂爲務長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爲理如何無乃以馬爲事否金全慙謝而退四年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清泰中罷鎭歸闕久留于京師

北夢瑣言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鎭所在掊斂非時進馬上問其爲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爲事雖黽勉受之聖旨不懌

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

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五代史高祖卽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詔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鎭撫其地未及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于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爲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爲亂之

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高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旌節金全
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
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
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
球晏球攻王都于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
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
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
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
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
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

酖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復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紿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太平御覽晉史曰安金全之將叛也郡樓有介蟲如鼊而巨鱗鋭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金全惡焚之送款于李昪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昪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汉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爲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于昪金全爲昪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冰陽昪之諸將皆銳于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

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五代史金全有親吏胡漢筠者勇譎嗇褊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賈仁沼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沼至漢筠鴆而殺之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復聞仁沼二子將訴寘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紿謂金全曰邸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以仁沼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款于淮夷淮人遣僞將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郎日南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爲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泌川引頜北望泣下而去及至金陵李昪授以節鎮後卒于江南　馬令南唐書李金全保大九年以金全爲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言澗有寇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歸爲功大矣其後不復用卒於鎮　陸游南唐書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爲厮養以戰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

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至酖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安州漢榮懼紿告曰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人逆金全陳于城外俟金全出殿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率數百人來奔而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晉將安審暉追敗之于馬黃谷處恭死于陣承裕帥餘兵抗雲夢橋復爲審暉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文徽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司師出沭陽次沂州金全曰諸軍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淵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淵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內

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
贈中書令諡曰順金全卒後閩楚大役與用事者皆少
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棄我罷弊攻取淮南
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五代史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爲軍校貞明二年轉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明宗
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
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
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
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
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

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

五代史天成中遷右威衛將軍加檢校司空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贇爲副留守以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驕很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之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常更宜自勵勿致聲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厚共非短我我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變但思權在處有兵甲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調弓彌矢陰爲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致君伴相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爲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詔思權赴京師以秦王之故亦弗之罪也

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

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眞吾主也卽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鎭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于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卽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卽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五代史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閔帝嗣位奉詔

從張虔釗討鳳翔洎至岐下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候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即位授推誠奉國保乂功臣静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爲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即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横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五代史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爲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爲小校從征河上每於馬前步鬬有功莊宗即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唐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即位高祖入洛嘗遇暉

于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能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殺于道有子勳五代史高祖即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沿汴水奔于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畿爲人所殺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遷內外馬步都軍頭見爲郢州防禦使

王宏贊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騶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

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卽下馬慟哭謂
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
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宏贄宿將也且多知
時事請就圖之卽馳騎前見宏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
也何以圖全宏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
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宏贄歎曰所
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
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
可得乎卽從高祖上謁于驛舍高祖具以宏贄語白愍
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宏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

子公愛壻也公于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宏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宏贄奉帝居于州廨宏贄有子巒爲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鴆與宏贄初愍帝在衛州宏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宏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憀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鴆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宏贄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爲

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于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

五代史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祖海父師遂審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北平主簿轉興唐令本府召補牙職劉守光之僭號僞署兵部尚書燕亡歸于太原莊宗知之用爲諸府從事同光初趙德鈞鎮幽州朝廷以內官馬紹宏爲北面轉運使辟審交爲判官王都據定州叛朝廷命王晏球進討以審交爲轉運供軍使王都平以勞授遼州刺史明年復爲北面供軍轉運使改磁州刺史以母年高去官就養及丁內艱毀瘠過禮

服闋不出累年晉高祖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命楊光遠以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爲供饋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五代史鄴中平命審交爲三司使授右衛大將軍十六年夏出爲陳州防禦使歲餘移襄州防禦使審交治襄漢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降平盧軍爲防禦州復用審交爲防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用軍之後審交矜恤撫理凋弊復蘇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

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
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
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
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
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
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五代
史契丹破晉審交以代歸蕭翰在都復用爲三司使翰
歸藩李從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以軍事皆
不受命尋聞高祖起義于太原史宏肇在澤潞都人大
懼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李從益母王淑妃詢于文
武臣衆曰予子母在洛孤危自處一旦爲蕭翰所逼致
令及此但遣人迎請太原勿以予子母爲事或曰收拾
諸處守營兵士與燕軍足以把城以俟河北救應可也
妃曰非謀也我子母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衆議

籍籍猶以把城爲詞審交曰余燕人也今城有燕軍固
合爲燕謀然事機有所不可此城經敵軍破除之後民
力空匱餘衆幸存若更謀之不臧閉門拒守一月之内
無復遺類諸君勿言宜從太妃處分繇是從益遣使往
太原貢奉高祖
至汴罷使歸班
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
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
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五代史隱帝嗣位
用爲汝州防禦使
汝爲近輔號爲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于民百姓歌
之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
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
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惠
及蒸黎生有令名没留遺愛褒賢奬善豈限彝章可特
太尉吏民所請宜依故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曰
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
也刺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
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
能衣也餧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于

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戚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扑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爲邦本政爲民本和平寬易卽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道乃爲著哀詞六章鐫於墓碑之陰焉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于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于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

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五代史王周魏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于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後歷鄧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爲定州節度使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末幾遷鎮州節度使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五代

史開運末杜重威降于契丹契丹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及見契丹主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于鎮輟視朝一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高行周字尚質嬀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于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

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五代史高行周字尚質幽州人也生于嬀州懷戎軍之鵰窠里曾祖順厲世戍懷戎父思繼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幹聲馳朔方唐武皇之平幽州也表劉仁恭爲帥仍留兵以戍之以思繼兄爲先鋒都將嬀州刺史思繼爲中軍都將順州刺史思繼弟爲後軍都將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深憚之武皇將歸私謂仁恭曰高先鋒兄弟勢傾州府爲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籌之）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

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五代史久之太原戍軍恣横思繼兄弟制之以法所殺者多太祖怒詬讓仁恭乃訴以高氏兄弟遂併遇害仁恭因以先鋒子行珪爲牙將諸子並列帳下厚撫之以慰其心時行周十餘歲亦補職在仁恭左右行珪别有傳在唐書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卽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縶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何

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柰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通鑑考異張昭周太祖實錄云燕城危蹙甲士亡散劉守光召元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召無益乃請行欽爲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爲帥亦須歸幽州衆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爲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縶之自隨至武州行欽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爲留後共汝父子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必殺汝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元公謀逆何以順從爲爾訣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飢色行珪乃召集居人謂之曰非不爲父老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即坐見寧帖行珪

爲治有恩衆泣曰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縋其
弟行周于晉邑乞兵救援周德威命李嗣本李嗣源安
金全救武州比
王行欽解圍去
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
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鎭威勝安遠行珪性貪
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
不聽銜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
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
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
卒于鎭贈太尉
五代史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
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燕爲騎將驍果出
諸將之右燕帥劉守光僭逆不道莊宗令周德威征之
守光大懼以行珪爲武州刺史令張犄角之勢時明宗
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
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山北聞行珪有

變郎李部下軍衆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欽于廣邊軍行欽亦降尋以行珪爲朔州刺史歷忻嵐二郡遷雲州留後天成初授鄧州節度使尋移鎮安州行珪性貪鄙短于爲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果爲賓職及佐行珪鄙其貪猥因強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豬羊而禁絲綿匹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之深銜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延策與之同謀父子當俱戮于汴聞者冤之未幾行珪以疾卒詔贈太尉

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

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五代史莊宗收燕以行周隸明宗帳下常與唐末帝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兵隨行鄉人趙德鈞謂明宗曰行周心甚謹厚必享貴佐梁將劉鄩之據莘也與太原軍對壘旦夕轉鬭嘗一日兩軍成列元行欽謂敵軍追躡劍中其面血戰未解行周以麾下精騎突陣解之行欽獲免莊宗方寵行欽召行周撫諭賞勞而欲置之帳下又念于明宗帳下已奪行欽更取行周恐傷其意密令人以利祿誘之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爲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余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忍背之乎及兩軍屯于河上晛知梁軍自汴入楊林寨明宗晨至斗門設伏將邀之衆寡不敵反爲所乘時矛稍叢萃勢甚危蹴行周聞之出騎横擊梁軍遂得解去明宗之襲鄆州也行周爲前鋒會夜分澍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曙平之莊宗平河南累加檢校太保領端州刺史同光末出守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

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從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五代史明宗即位特深委遇天成中從王晏球圍定州敗王都擒塔納皆有功賊平遷潁州團練使長興初以北邊陷契丹用為鎮武節度使明年以河西用軍移鎮延安清泰初改潞州節度使晉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征之行周與符彥卿為左右排陣使契丹主入援太原也行周彥卿引騎拒之尋為契丹所敗遂與敬達保晉安砦累月救軍不至楊光遠欲圖敬達行周知之引壯士護之敬達性戇不知其營護謂人曰行周每躡余後其意何也繇是不復敢然敬達遂為光遠所害晉祖入洛令行周歸藩加同平章事晉祖都汴以行周為西京留守未幾移鄴都晉祖幸鄴會安從進叛命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明年秋平定漢南晉少帝嗣位加兼侍中移鎮睢陽開

運初從幸澶淵拒敵于河上車駕還京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度使時李彥韜爲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已行周雖典禁兵每心遊事外退朝歸第門宇翛然賓友過從但引滿而已尋改歸德軍節度使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藩

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五代史晉軍降於中渡也少帝命行周與符彥卿同守澶州戎王入汴召赴京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及契丹主死於欒城契丹將蕭翰立許王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遣死士召行周辭之以疾退謂人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

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從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五代會要武懿尚書令秦王高行周諡

有子懷德五代史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兼中書令代李守貞爲天平節

度使杜重威據鄴叛漢祖以行周爲招討使總兵討之鄴平授鄴都留守加守太尉進爵臨淸王乾祐中入覲加守太師進封鄴王復授天平節鉞改封齊王太祖踐阼加守尚書令增食邑至一萬七千戶太祖以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彥超據兗叛太祖親征奉迎輿駕傾家載贄奉觴進俎率以身先太祖待之逾厚廣順二年秋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八贈賻加等冊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諡曰武懿子懷德皇朝駙馬都尉宋州節度使

談錄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皁皁轉令人鬻于市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告于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市中賣高曰錦襖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人其皁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姬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叵耐審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姦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姦賊自以手擒捉身體撲于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其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害之速也高之與安誠可爲鑒誡矣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五代史白再榮本蕃部人也少從軍累遷護聖左廂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明年契丹主北去再榮從帳至眞定）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再榮出于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答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

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答五代史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契丹帥滿達勒據甲仗庫蔽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爲軍吏所迫乃行翊日逐出滿達勒諸軍以再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再榮貪昧無決舉止多疑出入騎從露刃注矢諸校不相統攝互有猜貳奉國廂主王饒懼爲再榮所并乃據東門樓以兵自衛僞稱足疾不敢見再榮司天監趙延乂俱與之善乃來往解釋遂無相忌之意再榮以李崧和凝移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凝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日公與諸將爲契丹所擄凌辱萬端旦夕憂死今日衆力逐出蕃戎鎮民死者不下三千人豈獨公等之功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倘有所問何以爲辭再榮默然再榮又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曾事滿達勒者盡拘之以取其

財

漢高祖卽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隷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攜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五代史高祖以再榮爲鎮州留後爲政貪虐難狀鎮人呼爲白滿勒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斂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周太祖入京城軍士攻再榮之第迫脅再榮盡取財貨既軍士前啓日某等軍健常趨事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今後何顏謁見卽奮刃擊之挈其首而去後家人以帛贖葬之　又何福進字善長太原人父神劍累贈左驍衛大將軍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唐同光末郭從謙以兵圍莊宗于內福進時爲宿衛軍校獨出死力拒戰于內後明宗知而嘉之擢爲捧聖軍校出爲慈州刺史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中自彰聖都虞候卒本軍從范延光平鄴以功歷鄭隴二州防禦使開運中由潁州團練使入拜左驍衛大將軍屬契

丹陷中原契丹中朝文武臣寮凡數十人令隨帳北歸時福進預其行行次鎭州聞戎王已斃其黨尙據鎭陽遂與李筠白再榮之儔合謀力戰盡逐契丹據有鎭陽時漢祖已建號于河東儔詔以福進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尋拜曹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太祖出鎭于鄴將謀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平內難以輔佐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不數月移領鎭州數年之間北鄙無事及聞太祖將有事于南郊拜章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及之任卒于東京之私第年六十有六時顯德元年正月也累贈中書令子繼筠仕皇朝領建武軍節度使卒

又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

饒沉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軍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尙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鄆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爲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爲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閩州團練使晉末契丹據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尅復諸夏唯常山郡爲契丹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

祖嘉之授鄜州觀察留後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
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
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禋畢加檢校太
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
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于京東之私第
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
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
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安叔千字允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
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
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
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
陋時人謂之沒字碑 五代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父懷盛事唐武皇以驍勇聞叔
千習騎射從莊宗定河南爲奉安部將天成初王師伐
定州命爲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秦州刺史連判涿

易二稱清泰初契丹寇鴈門叔千從晉祖迎戰敗之進位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晉祖踐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歷邠滄邢晉四鎮節度使叔千鄙野而無文當時謂之安沒字言若碑碣之無篆籀但虛有其表耳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開運初朝廷大舉北伐授行營都排陣使俄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入汴百寮迎見于赤岡契丹主登高岡駐馬而撫諭漢官

叔千出班效國語契丹主曰爾是安没字否卿比在邢州日遣輸誠欵我至此汝管取一喫飯處叔千拜謝而退俄授鎮國軍節度使漢初遇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媿惕久之授太子太師致仕尋請告歸洛廣順二年冬卒年七十

二詔贈侍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

五代史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固守踰年後爲北軍所攻景珂戰殁衆潰光鄴時年十歲爲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

永定既冠沈毅有謀莅事寡過明宗即位時深委遇累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鄴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爲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入爲左監門衛大將軍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五代史晉天福中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誅青州平除爲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彫敝故命光鄴理之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唯求理道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朞月之間流亡載輯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五代史契丹入汴偽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鄴明宗舊臣署爲樞密使

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遷右金吾衛大將
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阼復授宣徽使左千牛衛
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會永興李洪信入
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安時年四十六
光鄴爲人沈黙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
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
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其所
臨政務以寛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絶以尸歸
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五代史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慍不形于
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久家無餘財
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食纔給
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貰酒延之談
說終日署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寛靜爲
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甚召親

隨于臥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于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衆酒遥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卹其家爲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贈幾數千計詔贈太子少師光鄴肩革肥皙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馮暉魏州人也爲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五代史馮暉魏州人也始爲効節軍士以拳勇騎射行伍憚之初事楊師厚爲隊長唐莊宗入魏以銀槍効節爲親軍與梁人對壘河上暉以犒給稍薄因竄入南軍梁將王彥章寘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從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劒門劒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

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從鎭靈武五代史從明宗征潞州誅楊立有功又從魏王繼岌代蜀蜀平授夔州刺史時荆州高季興叛以兵攻其城暉拒之屢敗荆軍長興中爲興州刺史以乾渠爲治所會兩川叛蜀人來侵暉以衆寡不敵奔歸鳳翔朝廷怒其失守詔于同州衙職安置未幾從晉高祖討蜀蜀人守劍門領部下兵踰越險阻從他道出于劍門之左掩擊之殺守兵殆盡會晉祖班師朝廷以暉爲澶州刺史晉天福初范延光據鄴叛以暉爲馬步都將孫銳爲監軍自六明鎭渡河將襲滑臺尋爲官軍所敗暉退歸鄴爲延光城守明年秋暉因出戰而降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鄴平移鎭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

青岡土橋之間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
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
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
晉高祖下詔書襃美党項拓拔彦超最爲大族諸族嚮
背常以彦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彦超來謁遂留之爲起
第于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彦超旣留而諸部族爭
以羊馬爲市易朞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
心反以爲患徙鎭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于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
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彦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

按五代之君惟漢有隱帝而馮王李彥韜用事乃在晉出帝之世其出帝在舊史謂之少帝歐陽史改爲出帝未嘗有隱帝之號況方敍馮暉仕晉世之事則當爲出帝其隱帝字誤也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

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談苑馮暉爲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羌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黶子也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五代史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冠鈔無復畏憚朝廷以暉彊暴之名聞于遐徼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殽豐備葦吏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党項拓拔彥昭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爲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由是易爲交市暉朞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朝議患之晉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部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又達情乞移鎮邠州即以節鉞授之行未及邠又除陝州暉獻馬千匹駝五百頭在陝

未幾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郎以王令溫爲
靈武節度使暉既典禁兵兼領近鎮爲朝廷靡留頗悔
離靈武及馮玉李彥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爲
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漢高祖革命就加同平章事
隱帝嗣位加兼侍中國初加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
年夏病卒年六十追賜衛王子繼業朔方衛內都虞侯
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檢校太保充朔方兵馬留
後皇朝乾德中移于內地今爲同州節度使　東都事
略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也父暉朔方節度使封衛王
五代史有傳繼業敏惠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度
使牙內都虞侯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其兄繼勳暉
卒遂代其父位爲朔方軍留後遷節度使建隆初來朝
開寶二年拜靖
難軍節度使

皇甫暉魏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
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
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九國志趙進定州人少以膽勇

隸天雄軍籍時河北宿兵進梁戰有功洎莊宗入洛猶在行間屯于淸廉祿既薄又不時給士卒多怨憤思亂者十七同光末與本軍皇甫暉等共推副趙在禮相率夜犯鄴城城中士卒莫有鬬志進等因陷其城末踰旬兵數萬在禮署進衙內都虞侯三城巡檢使莊宗遣元行欽以其言聞因詔明宗馳往招諭及入城乃共推戴進有洛中之變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明年移典寧州屬慶州叛遣進討平之遷雅州刺史知祥入蜀進來覲詔知祥以進始謀叛逆將謀之進大懼趙季良諫曰莊宗季年天下思亂匪獨貝魏一境公因之所親所宜責以干紀加其顯戮進自知必死歸命于我所宜撫納以責其後效知祥納之董璋之亂我師致討進戍前服詔見而言曰進荷明公不殺之恩令有所報矣請前賜白刃決命破賊乃署為前鋒監隨使先登立功璋平轉左衙山指揮使昶襲位歷階邛普四州刺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所至軍政修舉戍卒有疾苦者必撫問周悉當盛暑冱寒未嘗勞役將士以此樂為之用廣政十七年督部兵戍漢中逾月以疾聞召還卒于道年六十一

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

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
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
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
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
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鋭兵不下
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
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以
詣稗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
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
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

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

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

左屯衛將軍

馬令南唐書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爲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與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侯俄拜江州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撓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徙正陽橋于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神將操鋨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于天兵子繼勳別有傳

陸游南唐書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五代史有傳入中原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來奔元宗遣使具舟檝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奏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侯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之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

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
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
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
德欲暫坐及坐曰入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
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
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犇
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爾 世宗賜之馬及衣
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 馬令南唐書皇
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蔭為軍校常從暉
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
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
州刺史性謹厚勤于為理吏民安輯入為諸將軍都虞候
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貲産
優贍而錫賚頗優于是營第宅侈車服畜妓樂備珍美
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于王室及王師來
伐繼勳保惜貲富無効死之志欲後主降而口不敢
發每于衆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
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
恚百姓切齒近臣屢以為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
稀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于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

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之士雲集臠割繼勳頃刻而盡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爲蜀守固鎭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五代史唐景思秦州人也幼以屠狗爲業善角觝戲初事僞蜀爲軍校唐同光中莊宗命魏王繼岌帥師伐蜀時景思以所部戍于固鎭首以其城降于繼岌乃授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爲趙延壽所得以爲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五代史爲貝州行軍司馬屬契丹攻其城因陷于幕庭趙延壽素知其名令隸于帳下署爲所部壕砦使開運末契丹據中原以景思爲亳州防禦使領事之日會草寇數萬攻圍其城景思悉力以拒之後數日城陷景思挺身而出使人告于隣郡得援兵數百逐其草寇復有其城亳民賴是以濟

漢高祖時爲鄧州行軍司馬後爲沿淮巡檢漢法酷而吏宏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宏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宏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寃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閔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宏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宏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

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纇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宏

肇乃鞫其奴具伏卽奏斬奴而釋景思五代史漢初改授鄧州行軍司馬常鬱鬱不得志後受代歸闕乾祐中命景思爲沿淮巡檢使屬挫淮賊時史宏肇淫刑黷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奪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宏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宏肇卽令親吏殿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寃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竝在此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伏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捜索其家唯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景思別有紀綱王知權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史宏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某服事三十年孝于父母義于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追劾景思

免至冤橫宏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潁亳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宏肇乃令鞫告事者具伏誣陷即斬之遂奏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五代史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統六師以禦之及陣于高平景思于世宗馬前距踴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一聯以觀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勇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戍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乃命遥領饒州刺史未幾改授濠州行刺史令帥衆攻圍濠州四年冬因力戰爲賊鋒所傷數日而卒世宗甚憫之詔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

鄉里患之苻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五代史王進幽州良鄉人少落魄不事生業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嘗聚黨爲盜封境患之苻彥超爲河朔郡守以賂誘寘于左右長興初彥超鎮安州屬部曲王希全搆亂軍州令進齎變狀聞于朝廷明宗賞其捷足詔隸于軍中洎契丹內寇戰于膠口進獨追擒六十七人時漢祖總侍衛親軍知其驍勇擢爲馬前親校漢祖鎮河東或邊上警急令進齎封章達

于闕下自并至汴不六七日復焉繇是恩撫頗厚繼任戎職累遷至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太祖入平內難以功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防禦使亦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爲政之道頗減于前議者惜之顯德元年秋以疾卒于任

贈檢校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于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

尤多於亂世旣其極也遂至于是歟豈其又有甚于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爲卒後爲長劒指揮使歷唐晉爲六軍都虞侯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思爲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鎭昭

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徙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五代史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為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趫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為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為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遥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既而御衆無能勤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為務性又鄙悋未嘗與賓佐有酒殽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悋也如是

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

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啟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卽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五代史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卽位遣其妻入覲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爲叔母其思顧如是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痺之疾上表請尋醫旣而昇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

自以爲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爲主五代史補方諫鄭州清苑縣人也本名方簡廣順初以犯廟諱故改焉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聲言屍不壞因覆以衣襟瞻禮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衆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爲砦主　冊府元龜孫方諫字亘彌爲定國軍節度使本名下有一犯廟諱廣順初改焉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爲邊患因表以爲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于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狀當山有僧院地居山谷道抳鄉閭自蕃戎騷動已來邊界驚移之後多聚彊壯自辦戈矛每遇賊軍皆獲勝捷其郎山爲易州之中路滿縣之隣封通

此往來最爲要害乞賜院額者敕以劵福之院爲名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晉開運初定帥表爲邊界遊奕使求請多端因少不得志潜通于契丹戎王之入中原也以方諫爲定州節度使尋以其將耶律忠代之改方諫雲州節度使方諫恚憤與其黨歸狼山不受契丹命漢初契丹隳定州城壘燒蕩廬舍盡驅居民而北中山爲之一空方諫自狼山率其部衆迴保定州上表請命漢祖嘉之即授以節鉞累官至使相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五代史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幾改華州節度使朝廷又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又以弟議爲德州刺史兄弟子姪職內廷者凡數人世宗嗣位史彥超代之車駕駐蹕于并門方諫自華覲于行在從大

駕南巡以疾就醫于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未及赴任以疾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贈太師其弟行友繼爲定州節度皇朝乾德中以其妖妄惑衆詔毀其很山佛寺遷其尸朽骨赴京遣焚于北郊以行友爲諸衛大將軍自是祅徒遂息焉 續通鑑長編建隆二年八月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逾八年而很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奏其事上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己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寨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